

李垂谊携手底特律交响乐团演绎《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

每次用大提琴奏《红楼梦》都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当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枉凝眉》《葬花吟》等音乐的经典旋律,幻化成大提琴如泣如诉的音符时,台下的上海乐迷如痴如醉。日前,底特律交响乐团在音乐总监莱昂纳德·斯拉特金执棒下,携手中国大提琴家李垂谊登陆东艺,全球首演改编自王立平影视音乐作品的交响乐版《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由李垂谊和香港作曲家黄学扬改编,演出前,多年旅美、现常居欧洲的李垂谊告诉记者,这是他首次在上海完整演奏中国风格的作品。“87版《红楼梦》中的每首曲子都在讲述不同的故事,听到以后,我整个人深陷于作品的高潮和低谷之中。而当我演奏《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时,感觉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不仅是技巧的锤炼,更关乎心灵的感动。”

共同接受采访的作曲家王立平说:“曹雪芹、《红楼梦》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非常乐于看到大家改编《红楼梦》音乐作品,努力把中国文化散播到全球。弘扬中华经典并真正走出去,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音乐家、我们这一辈作曲家、东艺等搭建合作平台的机构,以及热爱文艺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把国人的文化自信树立起来,也让外国人爱上中国文化。”

《红楼梦》音乐像鱼,不同加工方式不会影响它的原味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王立平的人生中占有重要位置。为谱写全剧音乐,他耗时四年半,总谱达若干斤。王立平说,“创作前我有很多方案,但最后落笔时,就再没改过一个音了。”在《红楼梦》歌曲和器乐曲中,王立平运用古典音律,以及古筝、琵琶、竹笛、二胡、编钟等中国传统乐器,让音乐充满中国风情,事实上,当初他也将大提琴作为了配器之一,“大提琴很接近人声,能细腻地表达作品中的情感。”

此前,曾有根据《红楼梦》剧中音乐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重奏等。这一次的改编版则以交响乐呈现。王立平认为,《红楼梦》音乐的核心在于情感,无论是用民乐还是西洋乐器来演绎,都可以引发中外乐迷的共鸣。“《红楼梦》像鱼,哪怕使用红烧、清蒸、煎炸、炖煮等不同加工方式,鱼的原味



日前,中国大提琴家李垂谊携手底特律交响乐团登陆东艺,全球首演改编自王立平影视音乐作品的交响乐版《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郭新洋摄

也不会改变。好比这次用交响乐团的盘子来托着中国旋律,《红楼梦》的韵味依然存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有自己接受度比较高的乐器,这就需要通过多种表现手段来扩展观众群体,让不同口味的乐迷领略到中国音乐的魅力。”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的改编,同样历经了四年半的打磨。当李垂谊第一次听到《枉凝眉》《葬花吟》时,他激动得浑身发颤;黄学扬则看了三遍87版《红楼梦》,念念不忘于剧中音乐。“事实上很多音乐家都愿意谱写中国风格的作品,他们的选择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王立平说。

指挥斯拉特金表示一定要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选用了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音乐《引子》《晴雯歌》《聪明累》《分骨肉》《枉凝眉》《葬花吟》,并在其中加入了一段华彩乐段。在编配上,这些曲目得到重新组合,并根据乐思的流向稍作延伸,力求展现原曲韵味。

李垂谊与底特律交响乐团在演奏速度、音响平衡等领域进行了多次磨合,旨在凸显中国风格。当指挥斯拉特金听过演奏之后,表示自己一定要看87版电视

■名家观点

王立平:
创作《红楼梦》音乐
我把自己放在最后

当初我写87版电视剧《红楼梦》音乐时,曾纠结是按照流行歌曲风格还是影视音乐传统来写。最终,我选择忠于原著,按照《红楼梦》的自身风格来写。为《红楼梦》谱曲时,我第一次下定决心要把曹雪芹和他笔下的人物放在最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曲成后,我也曾担心典雅甚至何其大雅的风格也许难以受到欢迎。但事实证明,符合中国人感情脉络的音乐,能被今天的人们理解和感动。我认为在对待民族经典文化时,最重要的是传承。

我们那代人胆小,自己不知道的内容得弄清楚了才敢写。现在很多人是古今中外都敢写,能把不同题材都写成一个风格,这是我们那代作曲家不敢也不屑的。从《骊歌》《牧羊曲》到《大海啊故乡》,每写一首歌曲,我都曾深入体验生活,不断思考后再落笔。创作是件艰苦、没完没了并且魅力无穷的事情。我在谱写《红楼梦》音乐时更倾尽了所有,单就这部作品而言,已是无法写得更好了。

眼下能被广为流传和铭记的影视音乐作品越来越少,是因为很多人的心变得浮躁了,不那么精心地创作,也就写不出长久的作品。沉默了那么久,我想中国应该又到出名家、出名作的时候了,因为老百姓对当下的情况并不满意。

目前我正在写《红楼梦》歌剧。现在的好旋律太少了,我希望能为此世界多留下一些东西。成败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老头做了些努力,这是份情结,亦是份责任。

剧《红楼梦》。

此前在长沙演出时,有人告诉李垂谊,他演奏时双目含泪地向远处凝望,犹如伶人一般非常投入。《红楼梦》的音乐是可以走进人内心深处的,它所具有的感召力足以让全世界的人为之流泪。”李垂谊说。

据悉,《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还有个小提琴和钢琴合奏的版本。11月30日,李垂谊将再度登陆东艺,与德国钢琴家联袂献演该版本。李垂谊认为,大提琴和钢琴合奏版犹如近距离与观众分享故事,交响乐版则像在上演大戏,每个声部都在演绎各自的角色。

快评

存在的声音,镌刻在记忆里

——观著名指挥家莱昂纳德·斯拉特金携底特律交响乐团首次来沪演出有感

刘雨昀

音乐会给每一位音乐家以存在的意义,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久远时光的剪影。那么,音乐会给每一位听众带来的则是时续不断的音响体验,那些回响在交错时空里的悲欢之歌,是否亦能在记忆的夜幕下沉眠?

7月30日,世界著名指挥家莱昂纳德·斯拉特金携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首次来沪演出,与中国香港艺术家李垂谊一起演绎与众不同的“红楼梦”随想,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了一场浪漫的夏季逍遥音乐会。

《坎迪德》是美国著名作曲家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创作于1956年的音乐剧,由莉莉安·赫尔曼改编自伏尔泰的中篇小说《老实人》。音乐会版的《坎迪德》序曲因其灼热的音响态势至今仍是音乐会开场曲目的热门之选。指挥家斯拉特金,这位偏儒的音乐学者对序曲中段落结构的把握精准到位,激情澎湃处对节奏分句的处理又不失灵活、恰到好处。当晚的演奏虽没有音乐剧中华丽缤纷的舞台效果,但其快速转换的节奏和多元的音乐风格,有如一帧帧极速播放的幻灯片,情境直呈式地叙述着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令现场的听众应接不暇。

与之前曾上演过的大提琴和钢琴版的《红楼梦》相比,这次管弦乐版的《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则为听众打开了一个视觉空间。大提琴的独特音质极具感染力,外细内柔的声线擦溅出点点火花,这是情感厚度与音调力度的完美应和,一路漫撒,如难除般漫涨。音响张力的带入感使听众仿佛置身于故事情节当中,着实为一种奇妙的感受。其选材取自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六首歌曲(《引子》《晴雯歌》《聪明累》《分骨肉》《枉凝眉》《葬花吟》),在黄学扬和李垂谊的改编下,根据每首作品乐思的流向稍作延伸,此消彼长,无缝衔接,在力求展现原曲韵味的同时,大提琴与每件乐器的角色担当,更为原作曲者王立平老师对《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深刻刻画作出了新的诠释。在华彩乐段中,李垂谊尽情地将大提琴自身蕴含的内在潜力,细腻徐疾有致,透过音色和力量上的层次变化过渡至《葬花吟》。在演奏《葬花吟》时,他更像是一位诗人,以自洽的表达方式演绎着专属“弓语”,运

弓落位,丝丝入扣,字句斟酌,绘声绘色。尤其是迎来尾声,大提琴的声音消逝在合奏之际,仍牵引着听众的视线有意去追寻它的踪迹,在声音的消逝中衍生梦境。

一朝入梦,终生难醒……用西方的大提琴诠释中国的音乐作品早已不足为奇,但李垂谊的音乐有一种继续、隽永的力量,能让人的心情随着他的弓弦起伏跌宕,最终找到音乐的归属感。作为全面的音乐家,李垂谊更注重的是完整的音乐表达,也许正是由于他生活中那些多出一点的不同经历,才淬炼其演奏时不同灵感的抒发,为底特律乐团增添了出色的技巧性和鲜明的音乐性。

通常而言,一部音乐作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是会有所消耗的,但经典的作品却具备一种特殊的“缓释性”,它可以让听众慢慢接近,并且每一次临赏的感觉都有所不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就有如此特质。《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77年,题献给梅克夫人并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这也是其著名的“悲劇三部曲”之一。出于对第二乐章的偏爱,现场聆听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寻求与以往听此乐章时感官直接经验的契合度。斯特拉金指挥的版本,双簧管独奏的语态气若游丝,管弦乐的齐奏多了一份温润姿态,不再像忧愁的心灵独白,仿佛是在对话、应答,但却是“我在用你的沉默与你对话”。如果用“浮世的悲哀”这五个字来形容之前对这部作品的理解,那么这次临响后,我认为“浮世的悲欢”会更为贴切。因为我想,欢中的哀要比哀中的哀更显一种苍凉变幻的感觉……

整场音乐会既风格多样又不失延续地徜徉,这与指挥家斯拉特金强调音乐的流动性十分相关。返场时加演的美国作曲家安德森的管弦乐小品《春来的第一天》和由斯拉特金的父亲——指挥家兼小提琴家费利克斯·斯拉特金改编、颇具美国风格的《卡门》,斯拉特金对此作品信手拈来、驾轻就熟,伴随观众们充满律动性的掌声与乐队间的默契互动,将整场音乐会的气氛推至另一个高点。这是一位真实而纯粹的音樂家,通过作品与听众,建立各种通路的连接,与情绪的,与内心的,与记忆的。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亚瑟·皮塔打造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所有的童话故事都应有暖意



由编舞“鬼才”亚瑟·皮塔编导的魔幻儿童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本月将献演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图为该剧剧照。(英国“开心制作”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寒冷的冬夜,空无一人的街头,饥寒交迫的小女孩点燃最后一根火柴棒,当火光照亮夜空,她亲爱的祖母真的出现在眼前……由葡萄牙籍编舞家亚瑟·皮塔编导、英国“开心制作”公司打造的魔幻儿童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让这部安徒生的童话停留在了最温馨的那个瞬间。今年八月,它将首度访沪,献演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被誉为编舞“鬼才”的亚瑟·皮塔,曾于2011年应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之邀,将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改编成舞剧,其才华获得了英国奥利弗奖、南岸天空艺术奖等权威奖项的肯定。而《卖火柴的小女孩》除舞蹈之外,还糅入了台词表演、原创音乐演唱等元素。相较于基调沉重的原著,舞台剧通过细腻的身体语言、温暖的音乐,更强调与人为善的意义,并赋予了原本悲伤的童话故事一丝暖意。亚瑟·皮塔表示,他希望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同时能以最温柔和开放的方式,为孩子们探索那些很深的话题——比如死亡和霸凌。作为一部亲子剧,它也提醒所有年龄层的观众,要关怀身边事物,拥有柔软的心。

由于原著故事背景同样发生在圣诞夜,《卖火柴的小女孩》是部为圣诞节而定制的作品,在伦敦舞蹈演出地标之一赛德勒·维尔斯剧院首演后,获得当地媒体好评,现已成为英国圣诞节期间的热门亲子舞台演出。精致的舞台、带有魔幻色彩的造型都散发出唯美的气息。亚瑟·皮塔透露,作品的整体风格借鉴了意大利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执导的影片《阿玛柯德》。色彩斑斓的裙装与帽饰,夸张的腮红和眼影,还有荒诞乖张的漫画感,又有活色生香的复古味。此外,剧中全部台词和歌曲均使用意大利语演绎。值得一提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登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时,将在演出后设立“仅限孩子提问”环节,届时小朋友们可以与亚瑟·皮塔及主演对话,分享观演体会。

传统文化走出去重在赢得艺术尊重

——访昆剧《红楼别梦》服装造型设计师叶锦添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昨天下午,昆剧《红楼别梦》剧组全体人员,挤满了上海昆剧团三楼的排练厅,为明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首演,做着最后阶段的彩排冲刺。作为本剧的服装造型设计,叶锦添也不例外。他举着单反相机对着演员不住地拍摄,快门几乎没有停过。

这个凭《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金像奖的设计师,先后为多部红楼梦题材的文艺作品设计服装造型。再续红楼缘,他感慨这部文学经典“永远有得做”。从艺数十年,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同时又在欧洲、美国都有回响,谈到传统文化如何站上国际舞台,他分享自己的感悟:“中国传统艺术要走出去不难,但是要让西方观众以艺术审美而非猎奇的心态去欣赏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被西方观念审美所影响,而应该更深入地了解和展示自己的东西。”

回归《红楼梦》的戏曲之美

谈到这次与《红楼别梦》的结缘,叶锦添被其别具一格的视角所吸引:“过去演出的传统戏,故事是固定的,有着我们熟悉的程式身段,而这部戏在既有的《红楼梦》中伸出一个触角,从中国人熟悉的题材中发展出多样性,讲述宝玉与宝钗的故事。这也给了老戏一个新的开拓方向,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他的理解中,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未竟之作,它的不完整给了后世不断演绎的可能性。

新的故事也给了他在服装造型设计上的创作空间。不管是电视剧版还



叶锦添为昆剧《红楼别梦》中薛宝钗设计的服装造型。(上海昆剧团供图)

是歌剧版《红楼梦》,叶锦添都把设计重心放在林黛玉身上,这一次的《红楼别梦》,宝钗成了唯一的女主角,某种程度上算是一次全新的创作。

虽然是全新创作,但对昆剧传统有充分的尊重。相比与吴兴国合作实验京剧时期造型的“离经叛道”,这一次,他在曹雪芹对人物服饰描述和昆剧舞台传统中努力寻找联结点。他说:“昆剧是中国传统写

意美学的代表,从程式到唱腔自有一套完整甚至严苛的规矩标准。”

而早在此前的《红楼梦》相关创作时,他就借鉴了传统戏曲的表现。在他的《流形:叶锦添的创意美学》一书中,他谈到:“推敲曹雪芹时代的审美观点,包括宝玉的造型,经常有裹袍、戴冠、马蹄袖……色彩与造型十分抢眼,都有些戏曲味。”浓烈的服饰色彩,闪亮的头饰,这些仍旧在

这一版《红楼别梦》中得到不同程度地展现。

以艺术的姿态平等交流切磋

从《胭脂扣》到《大明宫词》再到《卧虎藏龙》,叶锦添的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写意与诗意氤氲其中。其中,《卧虎藏龙》在世界范围广受认可,给了叶锦添很深的感触。一个能够跨越文化,以深层次的情感打动观众的故事非常重要。虽然人物是东方的,造型是东方的,可西方观众亦能在其中找到情感的投射。

而对于戏曲这样的传统艺术走上国际舞台,叶锦添则认为,不被西方观念审美所左右是首要的,“如果只是他们喜欢看什么就给什么,很容易走上传统文化符号化的道路。”全球化的语境下,有些西方观众会把别人的传统视为“异类”,印度舞、非洲鼓不会被作为艺术样式,而是被当成一种民俗文化。如果当地的观众,是以猎奇的心态去接触异域文化,他们或许会感兴趣,但并不会真正了解你欣赏你。

基于此,他认为找到合适的平台很重要。他说:“我曾听说一个剧团在巴黎演出,选了一个歌舞厅,现场气氛很热闹,但并非艺术的平台。”而另一方面,海外有不少优质的艺术节和专业的艺术家,这是国内艺术创作者更应关注的展示切磋平台。与此同时,进入陌生的文化语境,传统文化人也要为观众做着足功课。因此,对于像昆剧这样有深厚审美体系的艺术形式,前期的普及宣讲必不可少,“不能让走进剧场的人对你的艺术样态一无所知”。